

索马里武装冲突加剧

非盟维和部队表示摩加迪沙局势仍然可控

本报约翰内斯堡 5 月 14 日电 （记者裴广江）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自本月 7 日起陷入新一轮的冲突之中，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的战斗进一步加剧。当地媒体报道说，这是今年 1 月埃塞俄比亚军队撤离以来最为激烈的冲突。据当地人权组织统计，双方的冲突目前已经造成约 150 人死亡，400 多人受伤，至少 2.7 万人逃离家园。联合国、非洲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都已对此表示关注。

据报道，反政府武装 14 日已将部队部署在总统府以及摩加迪沙的主要机构周围，与非盟维和部队和政府军形成紧张对峙状态。

反政府武装试图推翻政府

7 日，控制着索马里中南部大部分地区的反政府武装“伊斯兰青年运动”一名高级指挥

官在摩加迪沙遭遇袭击，该组织认为这是由索马里过渡政府策划的事件，随即向政府军开战。此后，另一反政府武装“伊斯兰党”也以政府军袭击其在摩加迪沙的据点为由加入对政府军的战斗。

虽然在当地组织的调解下，索马里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 8 日表示接受停火协议，但是反政府武装并没有回应。相反，南部港口城市吉斯马尤由“伊斯兰青年运动”任命的地方当局 11 日表示，他们正在向摩加迪沙运送武器、车辆和军队，并表示“在夺取摩加迪沙以前这场战争不会停止”。“伊斯兰青年运动”高级领导人 13 日也表示，他们将继续战斗，直至推翻过渡政府。

但非盟驻索马里维和部队 14 日表示，最近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在首都的激战与过去两年的情况没有任何不同，摩加迪沙局势仍然可控。

非盟呼吁调查外部势力介入

联合国秘书长索马里问题特别代表艾哈迈杜·乌尔德—阿卜杜拉 13 日发表声明，指责索马里反政府武装联合外部势力，企图以暴力推翻过渡政府。此前一天，索马里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也表示，外部势力介入了对政府军作战。

对此，“伊斯兰青年运动”政治领导人表示，外国武装早在 2006 年 2 月就已经进入索马里。当地媒体报道说，目前在索马里的外国武装人员人数尚不可知，但摩加迪沙居民对外国武装参与最近的战斗深感忧虑。非盟 13 日召开的有关索马里问题的会议则呼吁调查导致索马里局势不稳的外部势力介入问题。

和平到了关键时刻

目前，索马里部族长老已呼吁交战双方立即停火，以避免造成更多的平民伤亡。阿拉伯国家联盟 13 日也发表声明，呼吁索马里各方停止武装冲突，通过对话解决分歧，以避免索马里人民遭受更大的灾难。

联合国安理会 13 日就索马里局势举行会议。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帕斯科说，尽管在过去几天发生了激烈战斗，但是人们在最近几个月当中看到了一些希望。索马里过渡政府努力建立和解的共识正在取得进展。他表示，目前是近 20 年来索马里迈向更好和更加稳定未来的最佳时刻，希望国际社会在这个时刻做出关键的支持，以维持索马里脆弱的和平进程，帮助在全国建立政府机构、安全部队和法律秩序。

毒一旦变异，毒性可能更致命，并将给疫苗研制带来不少麻烦。世卫组织流感专家进藤奈邦子说，专家在研制新疫苗的同时要考虑到病毒出现耐药性的可能。世卫组织 13 日指出，季节性流感病毒已对药品达非产生抵抗力。

世卫组织已加紧进行甲型流感疫苗的培育工作。美国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病毒学杂志》上发表报告说，他们开发出一种数学模型，可以预测机体对甲型流感病毒的免疫应答。这一成果将有助于研究人员找到有效的抗病毒疗法。

（综合新华社电和本报记者张慧中报道）

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杂志提醒

对甲感应警惕而不恐慌

截至 14 日最新统计，世界卫生组织共接到 35 个国家和地区的报告，甲型 H1N1 流感确诊病例 6494 例。

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杂志提醒说，在当前形势下，提高警惕而不过度恐慌，是十分必要的。人们应有所准备，一旦出现类似流感症状，首先在家实施自我隔离。就医后，如有需要应配合医学隔离。这类防疫措施可以有效阻止病毒进一步传播。

美国哈佛大学一项调查报告显示，甲型流感疫情改变了部分美国人的卫生习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勤洗手。世卫组织将于本月 18 日起在日内瓦召开第六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届时讨论的议题之一将是应对流感。

墨西哥卫生部门 13 日表示，甲型 H1N1 流感病毒存在变异的可能性，该病



民调显示多数以色列犹太人支持“两国方案”

5 月 14 日，两名以色列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老城的阿克萨清真寺前交谈。据以色列《新消息报》当日报道，最新民调显示，多数以色列犹太人支持通过“两国方案”解决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问题。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俄推出新国家安全战略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谭武军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13 日签署命令，批准了 2020 年前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同时废除了 1997 年和 2000 年通过的同类文件——国家安全学说。按照梅德韦杰夫的说法，这份基础和系统文件保持了俄国家安全领域政策的延续性，全面反映了俄国家战略优先体系，充分体现了“通过发展确保安全”的思想。俄舆论认为，新出台的这一国家安全战略与早先推出的《2020 年前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构想》一脉相承，互为补充，构成由总统领导的战略规划体系的核心内容。

根据国家安全状况和发展水平的不同，新国家安全战略划分了短期（2012 年前）、中期（2015 年前）和远期（2020 年前）3 个实施阶段。在其罗列的当前俄国家安全所面临的 10 多种传统和非传统威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某些大国的军事政策”。这份着眼于未来 10 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公开批评了美国和北约，重申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不利于全球和地区稳定，明确指出北约将其军事设施向俄边境推进的计划“与国际法准则背道而驰”，是“不能接受”的。对此，俄将“为维护国家利益，将在国际法框架内采取合理和务实的对外政策”，以避免发生军备竞赛等代价高昂的冲突。

该文件同时表示，俄将在互利基础上寻求与美国建立平等的全面伙伴关系。当前，双方合作的优先方向是在裁军领域达成新的协议，增进互信，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加强反恐合作以及调解地区冲突等。俄还希望与欧盟全面加强合作，呼吁在欧洲建立开放的集体安全体系。

去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促使俄政府高度重视其经济安全问题。在这份文件中，俄深入剖析了其经济安全面临的威胁与风险，如：维持原材料出口型的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过度依赖外部市场行情、对国家资源失控，等等。文件就消除上述威胁与风险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

有分析认为，与 12 年前出台的国家安全学说相比，新国家安全战略不乏创新之处。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领域的国家安全问题都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把这些相互联系且又互为前提的新内容补充到国家安全战略之中，表明俄高层的“全局安全观”思想已更加成熟。另外，包括俄 2020 年前国家安全战略在内的一系列国家战略规划文件的出炉，标志着俄已结束过渡时期，步入长期高水平战略发展时期。

（本报莫斯科 5 月 14 日电）

美国国务院近日发表报告，继续将古巴、伊朗、叙利亚和苏丹等国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古巴外长随即做出反应，将美方的报告起草者称为“国际罪犯”。美国新政府在诸多外交议题上体现“变革”精神，表现出温和务实的姿态。这份看似与“变革”不搭拍的名单，则反映了美国外交不变的内核。

首先，改变的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不变的是战略目标。美国副总统拜登用“接触”、“倾听”与“磋商”来概括新政府的外交策略。但奥巴马也曾表示，“放弃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

国际合作与战略转移，更多地为了让他国分担反恐成本、提高反恐效率，并不意味着美国迫于国内金融危机的压力而在反恐问题上采取守势。在这个“支恐”名单上，一些国家与美国关注的反恐主战场并没有多少联系，将其留在“支恐”名单上，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美国试图继续主导国际话语权。

其二，改变的是美国政府的施政理念，不变的是美国外交决策的复杂程序和利益较量。外交调整虽然得到很多赞许，但也招来国内保守派的批评和强硬派的发难。美国某些权势集

不变的内核

刘卫东

位，是我们绝不能犯的错误”。华盛顿所要改变的，不过是“领导世界的方式”。虽然前一段时间对古巴等国展现出对话的姿态，但在战略层面上，美国仍将这些国家视为对手。“支恐”名单显示了美国对“现实的和潜在威胁”的关切。

其次，改变的是行事风格，不变的是外交传统。美国新政府并未彻底放弃追求硬实力、传统安全这些美国核心外交传统，只是更加注重实践这些传统的方式和技巧，更多依靠使用“巧实力”来满足美国的利益需求。将古巴等国留在“支恐”名单上，既延续了美国外交传统的内涵，又将“道义施压”与放松制裁结合起来，以期运用合力来达到目的。“反恐”依然是美国外交的一个重点，强

团不大情愿接受妥协与谈判。他们借助国会和媒体施压，迫使白宫关注其诉求。某种意义上，对“支恐国家”保持强硬政策也是美国各派力量角力的产物。

对由美国国家利益、实力和外交理念决定的传统目标，美国两党政策历来大同小异。美国外交不变的内核，恐怕不是策略调整所能触及的了。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美宣布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计划

旨在增加交易透明度，降低投资风险

本报驻美国记者 马小宁

13 日，美国宣布一项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计划。白宫要求国会尽快立法，赋予联邦监管机构对衍生品交易进行监管的权力。此举被视为美国政府在加强金融体系监管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监管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加衍生品交易的透明度，降低投资风险。根据计划，除了某些定制的衍生品（公司之间通过一对一协商形成的、具有独特性质的衍生品）允许在场外交易，其他形式的衍生品必须在交易所内进行，且留有充足的准备金以补偿损失；场外交易的定制衍生品交易商须保存交易记录，定期汇报，以确保有详细的文件资料供追溯其交易活动。与此同时，为防止市场操纵及过度投机导致的系统性风险，该计划还赋予监管机构对交易商出售的衍生品数量或机构持有衍生品的数量进行限制的权力。

金融衍生品是指从原生资产派生而来的金融工具。由于交易的不透明性，衍生品极易成为扩散风险的工

具，著名投资者巴菲特将其喻为“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长期以来，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一直处于不受监管的自由状态，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这两大机构长期存在的权力之争，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监管的缺失。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就有经济学家及市场分析人士建议对衍生品交易加强监管。由于当时衍生品市场规模相对较小，政府担心监管会影响金融创新，该建议未引起重视，兼之华尔街强大的游说能量，国会于 2000 年通过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使衍生品交易无人监管得到了合法化。此后，衍生品市场呈现出爆炸式增长，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衍生品合约的票面价值 2008 年底高达 680 万亿美元。

随着美国房市泡沫的崩溃，衍生品交易的潜在杀伤力骤现，加强对衍生品交易的监管在现行条件下已成不可避

点评

美国政府日前公布的压力测试结果向市场传递了积极信息，那就是，美国大型银行已经不存在破产风险，政府也决心不让更多银行破产。在金融体系已经有惊无险的基础上，美国政府正有计划地推进金融业发展方向调整。拿金融衍生品开刀，是美国加强金融业监管整体计划的第一步。

金融监管和创新是一对矛盾，被比喻为猫捉老鼠的游戏。从方案内容上看，

（上接第一版）推动和积极督促已签署双边合作协议的落实；发挥议会联系广泛、人才荟萃、信息密集的优势，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牵线搭桥，支持和帮助双方企业从中俄两国政府采取的刺激经济增长措施中寻找新的合作机会。三是服务世代友好需要，巩固社会基础。中国全国人大和俄国家杜马要全力支持、热情参与两国建交 60 周年纪念活动，广泛宣传中俄世代友好的和平思想，巩固和深化中俄友好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

格雷兹洛夫完全赞同吴邦国对双边关系的评价和加强议会合作的建议。他说，俄各政党在发展对华关系上态度高度一致。俄中关系在高水平上快速发展，使双方受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议会合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特别是俄中议会建立定期交流机制以来，已有越来越多的杜马议员投身俄中友好事业。俄国家杜马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促进两国在经济、政治、人文、环境、反恐、禁毒等领域的合作，密切在国际和地区议会组织中的协调，为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添砖加瓦。

晚上，吴邦国和夫人章瑞珍出席了格雷兹洛夫主席举行的欢迎宴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李建国等中方主要陪同人员、俄国家杜马副主席梅利尼科夫等参加了上述活动。

上午，吴邦国还前往我驻俄使馆，亲切看望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

莫斯科市立实验学校是俄罗斯高水平武术运动员的摇篮，培养出了多名世界武术冠军。该校十分重视汉语和中国文化教学。当天上午，吴邦国委员长夫人章瑞珍来到这里，与师生们进行亲切交谈，感谢他们为中俄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她还观看了学生表演的武术、中文诗朗诵和绕口令等。

白立忱结束访问突尼斯

本报突尼斯 5 月 14 日电 （记者吴文斌）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为团长的中国全国政协代表团 14 日结束了对突尼斯为期 4 天的友好访问回国。

访问期间，白立忱率团出席了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三届“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并在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词，为阿拉伯著作中文译著展剪彩，参观了在迦太基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华夏瑰宝展”。他还分别会见了突尼斯总理加努希、参议院议长卡拉勒和外长阿卜杜拉。

巴西众议长会见中共代表团

本报巴西利亚 5 月 13 日电 巴西众议长特梅尔 12 日在国会大厦会见了由中共中央委员、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同日，代表团还与巴西民主工党主席、劳工和就业部长卢皮举行了工作会谈。分别会见了巴西劳工党主席贝佐尼、巴共主席拉贝洛，并与巴西众议院外委会及巴中友好议员小组就涉藏问题进行了座谈。

中美举行副外长级政治磋商

本报华盛顿 5 月 13 日电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 13 日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在华盛顿举行中美两国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当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琼斯会见了何亚非。

中国印尼签署建立海洋合作联合工作组实施协议

本报印度尼西亚万鸦老 5 月 14 日电 （记者孙天仁）中国国家海洋局与印度尼西亚海洋事务和渔业部 13 日在世界海洋大会上签署了关于建立海洋合作联合工作组的实施协议，以加强双方在海洋领域的合作。

亚欧教育部长会议在河内举行

据新华社河内 5 月 14 日电 （记者黄海敏、韩乔）为期两天的第二届亚欧教育部长会议 14 日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本届会议的主题为“分享亚欧高等教育的经验和最佳实践”，来自亚欧会议 36 个成员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率团与会。

品以逃避监管。

美国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亚当·保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作为金融工具，衍生品本身不具有内在邪恶性，关键是它要像普通证券一样受到监管，而不是作为一种特制的无现金流动的合约存在。这应是政府监管的核心。他还认为，造成当前金融危机的因素很多，其中包括政府对非银行机构放贷缺乏监管、对信用评级机构的过度依赖以及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模式存在缺陷等，并非一个衍生品缺乏监管这么简单。因此，加强衍生品交易监管只是政府在加强金融监管这一大方向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本报华盛顿 5 月 14 日电）

新监管规则还是较为保守、温和的。为定制的衍生品留有场外交易的空间，显示美国政府担心过度监管可能窒息金融创新，毁了衍生品交易市场。

金融衍生品具有高风险特征，强化对其监管已是各界共识。然而，从提议到最终形成立法，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明确，届时美国国会和社会各界难免会有一场讨价还价。

（吴成良）